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三

庚午重九

雷香館醫酉話

華士翼



先師華公劬生醫德碩望鴻東  
教十里汚人無算其處方之慧根卓  
見稱思獨絕曾憶立雪受誨恆以佛  
說衆生為耶芸窓四載愧不能承  
襲始我愚蒙則先師婆心指引  
之告不敢忘也本志付印見賜謂  
補教誨之不足蓋卦對同門諸子之  
未天是見我師用心矣

梁炳麟記於春

醫小道也。有毛程存焉。以其理以能精  
其術。善守古方。際机已見。嚮此尤豪  
於華。初生。善古以通儒。為良醫。學士後  
復長。徑駢中官。一善於此。道三教肱者。  
直若醫王。詒無將其平生所濟。尋人打  
求。徒來。其友反復招示。方端而望。

若人無事一物後起者人能道其祥  
間述名醫之瘤既見本草尤宜為追生  
法戒他日詳行後解家至不論耳  
為病亦醫也一常後也可

麻子中杜父寥孫姓陳後行確李野



自序

吾國醫術自軒岐而後代有名人著述宏富學者畢生不能卒其業振自弱冠後始涉獵及之家藏而外復假諸友人得稍窺其門徑旋由族人介紹受業於北范席君育先師之門先師不以振為不肖立案定方往往俯有所商徒以處境艱窘未獲久侍函丈良以為憾應診之始每診一病輒為查核古方推闡病象彷徨終夜休息未遑迨再診奏效始釋重負倘或不治等於

傳刃深自引咎迄今三十年矣事以經過而知難言以有徵而益信回首前塵庸有一得謹就追憶所及拉雜記之對於細微之事古人所不道良工之易忽者尤加詳焉若夫精微之學深奧之理有古籍在非振所敢贅也名之曰醫話等諸尋常之談話云爾

中華民國十九年秋月

鶩湖劬生華國振誌

留香館醫話

先君子喜讀稗官野史而尤好醫術然未嘗為人治病也先慈多產體弱中年善病病急時則邀查家橋錢子裕先生診視一二劑後先君子輒自調之錢公常許其精細勸之應診先君子以生命所關終弗敢也父子性相近振之好讀醫書殆得之遺傳性耳

醫者意也凡治一病對於天時之寒暖人事之勞逸體格之強弱年齡之老少病前之飲食起居平素之有無宿恙一一皆當推究以意融會之自能得其病根之所在經云治病必求其本本者病根之謂也再參以所現之症象望其色以知其陰陽聽其聲以辨其虛實按其腹以驗其垢察其頸項胸膺以探其疹癆視其唇舌齒齦以究其津液之枯潤及虛熱實火之表現以意融會之自有的對之方得於心應於手按部就班勿急於圖功勿緩以誤事當機立斷自有左右

逢源之樂若徒恃方書所云某方治某病某藥入某經按圖索驥膠柱鼓瑟未有不儻事者

醫學與科學同無止境也古人方書汗牛充棟學者每興望洋之感則莫如擇要而讀焉內經難經金匱傷寒論如儒書之六經不可不讀者也四大家各有所偏然當時所治皆效無所謂偏也學者慎勿是甲非乙以今議古惟陳修園張景岳二氏自信太深未免拘執讀者須斟酌焉大部醫書則證治準繩張氏醫通醫宗金鑑等選讀其一可也夫科學新理日出故書籍以愈近者為佳醫書亦猶是也或發明新義或兼參西法學者宜博采並觀焉醫案則參攷書也三家醫案高難學步臨證指南駁而不純予所見者以柳選四家醫案為最合時宜之名構方案皆當時原本不加雕琢置之案頭亦一良導師也

經云熱病者傷寒之類也而於是著書立說者無不重視傷寒一門  
近代時流幾舉六淫之病無不以傷寒目之而其實傷寒熱病迥然  
不同以喻西昌醫律之精尚不知溫熱病為何物強引內經之文分  
為三大綱寧知古今有印板之書安有印板之病泥古不化死於溫  
熱者必多自葉天士氏溫熱論出學者始有所宗繼起者無慮數十  
家而死於溫熱者始渺葉氏真軒岐之功臣仲景之高足也仲景之  
書傷寒金匱而外更有卒病論惜古籍云亡遂令後人對於猝暴之  
病無所適從唐宋元明以來闡發傷寒精義無餘蘊矣然不善用其  
方拘泥太甚動輒枘鑿說者遂謂古方不可以治今病置之高閣不  
復鑽研折中者謂用古方治今病譬如拆舊料改新房須經匠人斧  
削此言是也

大江以南傷寒絕少而溫熱則四時皆有在春曰春溫風溫在夏曰

暑溫濕溫在秋曰秋溫伏暑痺瘧在冬曰冬溫近代三衢雷氏時病論論列綦詳大可師法其他病機脉法藥性悉能納博於約要言不煩學者苟於此探索焉則學醫之道思過半矣

醫師操活人之柄者也當以道德為重博愛為懷患得患失之心不可有重富輕貧之見不可存若競爭心嫉妒心不負責任心尤當切戒者也中心坦然注全神於病人之身自然不入歧路若審症不甚分明治法毫無把握寧知難而退萬勿敷衍塞責延宕貽誤致犯庸醫殺人之戒醫術關乎生命豈可與工商諸業藉圖餬口者比哉

學佛者必捐衆生知見佛見法見皆須掃蕩而空之無見之見乃為真見楞嚴經所謂見見非見也學醫者亦然讀古人書須食而化之若以之橫梗胸中則學東垣者偏於補中學丹溪者偏於滋陰學河間子和者偏於清瀉在古人當時因時制宜對病發藥既無隨人俯

仰之心亦無矯枉過正之見今人讀其書而不能通其意遂目之為偏或者拾其唾餘矜為心得握管在手牽強附會為古人之奴隸室一己之性靈此所謂削足以就屢耳安望其批卻導竅游刃有餘哉方書之金木水火猶代數之甲乙丙丁也代數之字可以變更改甲乙丙丁為愛皮西提可也改阿伊烏哀亦無不可吾國狃於生冠之說牢不可破隔二隔三之治穿鑿附會誰謂續貂無益治療徒滋聚訟學者於此等處須拿定主意勿為所淆對病立方要如化學方程式五雀六燕銖兩悉稱方為愜心之作若拘泥於生冠則必有勉強湊合之處矣

病有病名認定病名則提綱挈領向約發矢自無錯誤喻氏先議病後論藥可宗也若病情錯雜似是而非不能斷定其為何病者盲人瞎馬行不得也哥哥醫者遇此不如婉言謝之勉強開方斷無一效

者也

不為良相便為良醫范文正以生人為心其心良則無往而非良也  
心者生命之原也心可以離形而獨立形不可離心而生存儒家所  
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者也內典三藏十二部無非發  
明心之體心之量也試以月喻之舉頭所望之月月體也大地所照  
之光月量也月體不變月量無盡心亦猶是曰性曰魂曰靈一物而  
異名也一念未起之時聖賢與盜跖無殊也及其既起善惡判焉人  
苟能以范文正之心為心則不論操何柄營何事亦無往而不良矣  
獨醫事云乎哉

讀古人書不能了解其義姑置之一二月再讀再不解仍置之或多  
讀古書當有互相發明之處觸類旁通心領神會試再讀其書如破  
竹然一節之後迎刃解矣

古人讀書之暇方讀醫書今人讀書不成改習醫業以醫為啗飯之計而醫術於是卑矣夫醫掌生殺之柄必有生人之仁殺人之膽而後可以言醫其殺人也審病未確輕進圖功生之之心太切而反以殺之此偶然之誤初學者所難免但既誤矣不自引咎巧言文過則醫術何由而進必也凜凜於心常如臨深履薄審之再三確萬確然後放膽用藥自能絲絲入籠設誤於前而惕於後從此膽小如鼷藥不輕投方務減削一味敷衍養成重病此張路玉所謂庸醫不能生人亦不能殺人而終至於殺人者是也

治外感病如良將治軍除暴安良務使邊無寇驚野無伏莽而其職在靖治內傷病如良相治國舉賢任能務使陰陽調和閭閻安堵而其職在乎

用藥如用兵選藥如選將漢高善將將知將性也名醫善定方知藥

性也善用兵者能審敵情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善治病者能識病情  
辨症投劑百藥百效然有審症無誤用藥不謬而藥不奏效者何也  
非藥不道地而羼偽藥即煎不合法而失藥性耳或兩醫同治一病  
用藥無甚出入而一效一不效者何也此屬於病人信仰心之強弱  
也信仰心强者未服其藥病已去十之四五矣故醫師為人所輕視  
者治療不易奏功也

用藥如用兵選藥如選將既如上述然兵非久練將非素信猶難操  
必勝之券也兵在精而在多將在謀而在勇用藥之法亦然非  
習用之藥勿好奇而輕試非必要之品弗好多而雜投君藥直搗其  
中堅佐使僅防其竄擾多至十二三味足矣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多多益善枝枝節節而為之則牽制既多動輒掣肘安望其有成功  
也

泥古不化者不可以言兵先入為主者亦不可以言兵韓信陣背水而勝馬謖營絕處而敗一化一不化也武穆不拘兵法所向皆靡趙括徒讀父書一軍盡沒一拘成見一無成見也治病亦然有某醫者偶與之談必曰太陽病用何藥少陽病若何治背傷寒論如數家珍聞其鄉人云初應診門庭若市經二三月求治者減十之七半年後門可羅雀矣今已改業為童子師身孔孟而口詩書道貌儼然望而知為鄉館先生也又有某醫者少年氣盛學於蘇州某名醫之門沾其空頭之習懸壺鄉里求治者踵相接出必乘轎診金轎金有定額經車棚轎不能過轎夫請先生出轎待過棚再乘先生怒斥之不得已偃轂而過焉所開方多貴品五金十金以為常藥店主以病家貧索現金病家往憩先生先生大怒將治以誤人生命之罪店主不得已許焉鄉有某氏婦患溫熱神昏譫語液涸不得汗以親戚故邀先

生先生以為虛極將脫不肯開方求西醫打針亦拒之乃招予往先生與西醫異口同聲皆言不救予為定扶液清裏辛涼透邪之劑另服至寶丹一丸神甦熱減竟以漸愈至今其人尚健在而先生則無人過問矣此則於泥古拘執之外有虛矯之氣焉

病有失表而變壞病者病雖久仍當表之鎮有廣東人土店小主某患溫病開首一醫誤投鮮斛鮮地芩連等味以致表邪遏伏熱勢陡增繼一醫下之亦不效又一醫以為夾陰也大溫之舌裂出血又一醫滋之口轉膩又一醫燥之病如故所邀皆鄉間著名之醫也病經四十餘日自分絕望時予初應診其家姑邀予往亦聊盡人事而已予見其方厚疊如簿略翻一過見藥皆重劑予視其面癰而微紅舌微絳中有縱紋裂而出血未止聞其聲重濁而見咳嗽胸悶而脇痛一切其脉細浮數方食陳米湯以冀續命予斷其為失表而成壞病也